

籌
遼
碩
畫



籌遼碩畫卷四十三

庚申仲夏

天都程開祜仲秩父輯

○欽差閱視邊務吏科右給事中姚宗文題爲東
閱已竣敬陳遼左事宜以祈

聖裁事蓋自奴酋匪茹恣狼心而逞暴振鸚音以
挺災索賦徵兵海內雲擾

皇上不以職爲菲薄遣閱東方奔走蹄輪凡陸閱
月念職侏儒凡矩不能左屬平胡之韃右握
滅逆之矢以共襄九伐早奏救寧循省寸衷

恒含片媿竊于東事揣度情形賊利速而我
利遲賊樹交而我散逆則且耕且守西連東
拒得天時地利人和之合以圖撻伐之功此
其本要也諸凡戰守機宜經臣熊廷弼以經
緯之略大力肩承督臣文球撫臣周永春按
臣陳王庭以忠蓋之猷同心翼贊謀斷咸備
營衛必周職思毗佐大猷亦或謬陳管見第
臨時商略者已往便爲陳言先事圖廻者將
來尚難逆覩不敢輒形奏續塵瀆

聖明惟是皇華奉使靡及興懷愚鄙自慚咨詢敢
怠或得之道將建議或採之士庶敷陳或
爲目前難緩之圖或爲異時善後之策輒具
款目臚列上聞如足收塵露之益伏乞

皇上裁察

一議屯田照得屯種之法每屯軍授田五十畝
歲輸二十四石仍給本軍以十二石爲一歲
之俸而收其半以豫儲故軍與國兩利焉自
屯制廢乃改爲佃種每畝歲收籽粒三分無

論多寡之數相懸且本折之用甚異非積粟
實邊之初意欲議屯田非復屯制不可也屯
制復而本色充然足濟今日運事之艱難也
以江東論金復海蓋四衛生齒頗煩虜騎不
擾犁鋤之用似遍原隰其有荒棄者責戍守
土官設法開墾亦足以濟開鐵二處戎馬闌
入鬼燐相照有糧且爲盜資况問可耕之地
乎自遼陽而東至瀋陽及寬叆等處地方多
可耕而賊倣時聞人情惟怯得屯田萬餘與

土民並耕或能彼此相仗以事隴畝然見在
之軍以荷戈而憂不足能分以荷犁耶無已
則如左監軍道臣高出議借兵之力護民之
耕人耕于此地者免其役半耕于此地者免
其運令此一塊土足糊其人之口而其餘貿
易於市者便可佐官運之不給充折色之名
買是不必有屯田之名而實有其利此所當
亟講者也自廣寧而東至三岔河北爲虜穴
南爲湖地亘極于海墾而爲田不可以千萬

畝計以與虜爲鄰且地下多水患自驛堡墩
臺而外居民絕少四望無煙惟蘆葦蕭蕭耳
或調撥或地方召募得屯軍二萬以屯制授
田先開河一帶使旱潦有備以開河之土便
築邊牆或五里或十里置一屯堡住屯軍二
三百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則延袤一帶旣
成樂土且號長城此圉政第一義至廣寧以
西錦義寬而寧前狹播種外尚多沃壤苦無
軍耳古不有募民田塞下者乎不有徙民實

塞下者乎宜如寧前道臣王化貞議

金萊四

明詔天下凡罪應戍者俱改謫寧前錦義得以營
田自贖能墾田百畝者三年爲期八十畝以
下者四年爲期五十畝者五年爲期貧無力
者傭作十年俱得除罪給照還藉所墾之田
因以給軍兵食兩裕蓋近來謫戍者皆多雄
黠名隸尺藉身復他往衛官借此冒糧徒糜
費耳不如責以實事開之赦條使樂趨寬宥
而忘開墾之勞可廣收其用此策之最便者

也至議屯軍立屯具辦屯牛當先一歲計之
以待次年之用且屯糧收於秋成之日屯軍
當先糜一年之糧作何設處都應早計伏候

聖裁

因以益軍兵食兩領蓋並來請如昔昔多難

一議運事職聞軍聚糧虛脫中立見遼陽軍餉
其折色者計部方那借設處所云日中而問
曰矣本色之餉軍中最急所資海陸二運督
餉侍郎李長庚精心講求竭力營綜派糧開
運大費擘畫撫臣周永春議將順永登萊四

府加派一厘併行蠲免如蒙
俞允則順永之拮据接運登萊之如額派運必所
不辭海運在山東者登萊道臣陶朗先不避
勞怨盡心籌國陸運在關東與海蓋者永平
道臣袁應泰海蓋寧前守巡諸道臣鼂勉共
濟不遺餘力然畢竟百車之力不如一舟職
前至海上見寧前道臣王化貞所造運船合
混木爲舟製極完好此遇礁石如堅車過軟
草耳北車南船當一破此論矣今海運可由

直沽中道樂亭北道并芝蔴灣運事等項永
平府推官來斯行條議甚詳諸臣正在商略
第寧前木賤而匠役甚少在此中者既多東
調遼陽欲募之閩中又率惴惴焉以東調爲
慮匠役既難成造不易宜如推官來斯行議
將海上往時私販及沿海豪家大俠力能呼
召者重懸募格以招之或天津或樂亭或芝
蔴灣有造舟若干堅完可用明開鄉里保結
于官運中同幫領運可運一千石者議題准

守備職銜一萬石者議題准叅遊職銜事完
卽與遷轉其願改文職者准例監數目除授
不必挖年挨選當有欣然樂從者伏候

聖裁

一議寬覈竅料奴賊動出萬全自撫順至遼陽
幾二百里趨利頗艱退走不易非西虜勾連
扇動相應於河口以分我之勢而乘我未敢
直走遼陽城下我惟休息訓練消弭內患預
設方略以待之守似可堅所慮者彼于寬覈

等處大肆標掠闕覲南衛遼陽方嚴兵自守
不能以長鞭及馬腹則南四衛蕩搖可虞而
遼陽益孤矣頃海蓋道臣康應乾去年督寬
奠路兵與職言重山之險真如天塹我難于
一往彼豈易來聞東山曠兵尚二三萬計此輩
嶮峻飛騰奴酋稱爲山耗所素畏焉如號召
招揀使或百或千自相團結不用安家行糧
之費第給之衣甲月糧就其中能團結百人
者卽爲百夫長能團結千人者爲千夫長隸

名軍藉將領不許侵擾第以名法相束亦不
宜徵調與官兵同部以啓事端第令無事則
合伍耕農有警則據險殺賊使家自爲守人
自爲戰而嚴禁其出牆偷竊以釀禍曠兵圍
結一成卽四衛之藩屏也伏候

聖裁

一議修守照河東西與虜共城而處所藉城堡
爲保障墩臺爲耳目

祖宗時廓清驅逐之餘兵威遠鎮徇環衛森密漸

至今日兵愈弱而防愈疎何無戶牖綢繆之計也惟經臣熊廷弼往者巡方時自三岔河而東築沿邊土牆竊虜無敢闌入者又先道臣李松西接關門東至鎮夷河築邊牆四十里基厚而堅制周而備職頃至河口視之爲徘徊歎息惜後人不踵致前勞半擲蓋相距已四十餘年使歲相續爲修築自山海至三岔河七百里無虜患矣今險隘城堡在河東者除遼瀋寬鞏鎮江四衛懿路汎蒲之外其

餘或荒爲鬼燐或鞠爲茂草應候東平徐議
修復之工自三岔河以至廣寧所過城堡大
率舊腐不堪所幸原設墩堡尚荒棄者少如
用職屯田議開河一帶取土隨築邊牆足資
防衛自廣寧至山海關義州野曠而平錦州
便依山爲險猶幸去邊差遠至杏山塔山以
至前屯則逼虜矣杏山之大福大興二堡林
木蔽天棘蘆滿地虜之出沒甚易原設墩臺
二十一座每臺軍三五十名不等瞭守頗密

後以軍漸少虜患日殷墩臺亦日費止存紅
螺鎮夷鎮寧三臺耳此緊要邊防極宜修復
道臣王化貞以大邊濠河歲久填沒虜騎易
于馳驅急圖開濬而地方軍伍日送牛送運
無可供役爲之束手至段木衝仰視峻嶺四
圍溝路爲受敵衝口與大興堡輔車相伏勢
孤地險兵衛不足召募居民無肯往者地方
建議請移置此堡於仙人洞山增兵數百我
之瞭賊甚便賊之乘我便難然此等工程豈

空言能辦查昔年班軍曾赴寧前駐防不知
何年議止宜照薊鎮修工例撥班軍二千更
番調守且修且防自寧前而東漸及于廣寧
量其險要緩急漸次修舉如鐵場臺興水段
木衝四堡極爲險要各增兵五百其備禦等
官有能悉力防守一歲中有無失事者卽與
題請優敘加銜職見邊戍惟墩臺瞭守與聽
靜撥夜之軍最危最苦而關係最重問其月
糧猶夫人耳宜酌其極衝次衝加增糧餉如

瞭望有功偵探得實者願賞願官准與優議其所轄將領不論風寒雨雪曉夜稽查賞重而法嚴人知用命則險隘足以禦賊有軍足以守隘庶幾一帶金湯矣伏候

聖裁

一議養馬遼陽之馬計料月給九錢而馬多瘦死者以草料之價騰踊倍常或各軍不肖者第求飽腹不復問馬耳誠本色芻豆接濟以時給散以時更每營馬三百匹委千把總一

員帶火軍二十人驗料剉草攢槽喂養專爲
責成視馬肥瘠定其功罪則可無人腹自飽
馬骨漸高之弊職往過沙嶺高平間固有愬
馬料不足者北至寧前而或求增馬乾或求
長給馬乾告者紛紛緣往時此中養馬者皆
有戶丁幫貼故每月止一錢八分今戶口寥
蕭誰爲幫貼重以援兵之馬與出關之牛絡
繹相望料草騰貴所給不足營五日之飽而
往來迎送骨立蹄穿責以買補旣罄其賣兒

書通石畫 卷四十三
貼婦之錢旋即倒死又迫以私逃遠竄之路
擲公帑殘物命耗軍伍皆由于此應如道臣
議每馬月食料銀五錢除將十九年經制通
融外所少不多量爲議補其後有倒死者照
各邊例朋幫扣買三年之後所省馬價足以
辦此不必仰給京運矣至種馬一節雖有永
寧一監然廣寧錦義之間地當濱海水草肥
澤牧養甚便如得馬價六千兩於山東等處
市牝馬千匹設監司牧兩年之內雲錦成羣

以孳生者爲驛站應付而軍馬之在驛應差者盡撤歸營則驛馬不缺營馬亦克勝于每年買馬而不得馬之用此兩利之術也伏候

聖裁

一議襲替軍衛應襲者本處起文赴部驗黃襲者此舊例也自遼左兵興恐應襲者借赴部之名爲入關之計棄桑梓不顧雖冠裳而何補遂議一槩停止慮誠深遠矣職所過之地各應襲者擁馬相愬有願戮力邊疆借一職

以自效者有願輸粟助餉希露一命者有陣
亡將吏之子弟國難家仇憤氣雲涌思授職
從戎一當以報者職思將材首重世職多難
正藉助勦因有事而錮之人無效用之階祇
一懷菀結之感宜冀昔本武賦文賦帶劍黃

勅下遼東撫按凡係應襲者嚴查外黃互相保結
如無假冒情弊免其赴部卽與具題兵部查
對內黃內外符合題准承襲承行書辦不許
妄爲吹索無端查駁以快要求應襲指揮者

助米二十石輸納遼陽以下遞減少佐軍餉
其係東事以來祖父陣亡者徑准襲替免其
輸助以示優卹中有材智膽力可堪驅策者
經撫二臣卽與隨材拔用則羣心奔悅而敵
愾之氣張矣伏候

聖裁

一議激勸夫人孰不愛其身而願爲君捐孰不
愛其家而願爲國用此尋常之所難宜優異
之以風勵海內者也昨者四路徂征戎車再

覆將吏如劉綰以下身當矢旂奮臂擊賊肝
腦塗地義無旋踵此

祖宗二百餘年養士之報而忠勇昭然矣北關之

望

破金白二酋不甘迎馬請降力戰以斃其陣

亡將士上自總鎮下逮偏裨千把再推而生

員吏農挺身從征歿于王事者聽撫按二臣

一一查明禮部從優議卹職意宜將將吏諸

人立廟廣寧春秋致饗使諸吏過之者且感

且泣憤逆胡而思剪將金白二酋立廟鎮靜

堡春秋致饗使外夷聞之者慕中國之有恩
褒忠勸順在此舉也至捐貲助餉在他省直
者固當表章在遼左者尤宜優議查得金州
守備嚴正中輸粟五千石蓋州衛指揮李鑛
輸粟一千石銀一百兩海蓋道中軍王化博
輸馬五十匹復州衛指揮花獻宸助兵一百
二十名輸豆一百石牛車六輛金州衛指揮
福將輸銀二百兩穀豆二百一石七斗撫院
中軍麻承宗輸九輜車一輛七輜車一輛牛

八隻可謂慕義甚殷者其他或千百至十又
或助牛助馬助車多寡不等名姓在藉夫不
肖者方乘經事之急以要利此獨出庾廩之
積以急公有臣如此勸典宜亟在撫按二臣
當列名具奏賜一官百兩蓋並中軍王外郎
勅定賞格其志在吞胡者隨酌多寡高下陞除以
酬壯志其最少者亦給扁旌異以示勸鄉里
使身隕名飛者留英名于萬古財輕義重者
被殊寵以千秋將風聽所鼓使人不愛其力

而家不私其財東事不足平也其道府諸臣
宜備捐俸助餉者並候撫按查明另叙伏乞

聖裁

○閱視邊務吏科給事中姚宗文題爲奉

旨訪問事該臣欽奉

勅書內一欵西虜蠢動何以羈縻金白被陷何以

招徠後兵部據臣同官張延登揭帖題覆有

聖旨遼事制勝有機關臣便宜當假一疏覆題臣

出關閱視并請發太僕寺銀五萬兩爲羈縻

往來之用奉

聖旨姚宗文着作速出關與經撫諸臣相機行事
北關旣陷其酋長子姓部落何在着于西虜
處訪確憑優恤處置臣竊思之有訪問之事
有訪問之意訪問其子姓招其部落逃匿者
○聞歸之流移者恤之軫少陵之亡簪覓覆巢之
望殊完卯此訪問事也軫亡繼絕固在北關
宣諭䟽恩并通西虜如葦蘿之愛難割或犬羊之
性可收此訪問之意也此臣奉

旨出關訪之撫臣周永春與道將諸人皆云北關
既被攻陷金台什力戰以死白羊骨被獲見
殺其子姓部部落悉俘虜無可招揀者續據巴
領夷使孩四伯報稱白羊骨之弟卜兒漢右
赤并金台什之子得力革見在奴酋營內此
方寄命虎穴未可招揀惟得力革二女其長
者名速不他爲西虜腦毛大之孫婦其次名
中根兒爲虎敦兔慙之婦又據遊擊王牧民
報巴領營部夷伯猪顧稟稱曾于奴酋寨親

見虎敦兔慙差部夷三金榜什等十名與奴
兒哈赤講說慙娶了金台什的孫女爲妻你
如何將他酋寨克去殺了他全家可將人畜
活的送還原寨死的再講奴兒不理口出妄
言等情往者臣同官張廷登臺臣王象恒撫
臣周永春暨臣俱有用虜之說今虎酋旣情
關于姻好復忿深于謾罵因其釁而挑之我
固不借其兵力以掃穴犁庭而第使釁開難
合用我之間伐彼之交不令其折入于奴以

助鴟張豕突之害亦羈縻急務也臣至廣寧
撫臣周永春示以用夷大略其授意于王牧
民者隨事相機曲盡方略矣時以仲冬苦寒
虎酋拔帳遠去無因遣使以借彼爲援恐要
挾無已未敢草草隨據永平薊州三道并東
西將領報稱界領口有虎敦兔慙差人講賞
如有不從要報先世捧捶崖舊仇比將官與
之講折諸夷使稱回去說與慙知着他幹件
功勞再來講賞等情又報虎酋差夷使于奴

兒哈赤講說遼東是他乞賞地方近被侵奪
又將宰賽金台什人馬殺害亦要報仇等語
臣與撫臣周永春議此中不便遣使既今虎
酋遣人講賞因其來而激之亦是一便遂同
遣官會督臣文球督臣之意屬道臣圖之永
平道臣袁應泰明心練識慷慨任事謂

明旨訪問非第資口角于諸夷也彼可以使來我
何不可以使往西域之詔三巴之檄豈不脛
而走者職遂議遣東官王猷涉歷虜地初至

腦毛大營再至虎酋母營後至慙營始言訪
問繼而挑以北關報仇之意虎酋款贈頗厚
隨遣夷使恰傍什等同來回覆且請示下出
兵殺奴等情該督經撫按諸臣與臣議之使
虎酋出兵有三難焉夷性叵測片語難憑口
血之盟更變可慮其難一諭令出兵必求重
犒物力未備難滿要求其難二虜攻其西我
攻其東犄之角之方克有濟如聽彼獨力正
慮勝敗未分勝則虜專其功敗則我共其害

其難三不如終以訪問爲詞北關子姓部落
俘擄無存議以朝廷優恤之恩波及其女而
雪耻報仇聽自爲計名義甚正恩好亦孚似
爲得策遂與永平道臣酌定諭帖內開東協
副總兵官姜弼諭朶毛大知悉前日遣官訪
問金台什苗裔要優恤賞賚他今來回話台
什止有二女一爲你慙妻一爲你孩嬭再無
別人甚可憐憫你慙又差恰榜什及把兔兒
恰等說要出兵殺滅奴酋報效朝廷各位大

師甚喜你慙十分忠順賊奴悖逆已極天所
必誅但奴酋狡詐百端若要勦滅他必須萬
全你慙仍自作商量你們如恨奴無禮萬分
把慙放不在心上你們氣惱不過實心爲

天朝報效先傳諭抄花各部落休聽賊奴哄嚇
待

天朝大兵進勦時候兩下夾攻你們若殺了奴
酋首級賞銀一萬兩殺奴酋頭目及李永芳
首級每顆賞銀三千兩殺奴酋部落首級照

聖諭通考 卷四十三
裡邊每顆賞銀五十兩仍將奴酋賞

勅給予金台什旣無遺下別人大師議將優恤他
特恩卽分賞他二女爲你愍妻的賞銀三千兩爲
你孩婦的賞銀一千兩可差在領賞處所赴
天領後不爲例已于三月十四日永平道臣復
差聽用官張洪觀等四員伴送各夷回巢往
諭去訖所不敢先奏後遣恐一經奏聞事體
重大如我之垂餌非厚虜之戀棧未濃承領
不前恐傷國體今所議者波及也非特頒也

議與也非請給也止云出于諸臣之議不妨
事在行止之間且相機業有

明旨罔金許以便宜祈

聖明不以爲罪也隨據管鎮靜堡都司劉世勛稟

據守堡王世爵稟稱有西夷虎敦兔憨差貴

英哈必力等百十餘名到關審得來夷稟稱

前有關西界嶺口通事說優恤金台什二孫

女係憨妻并雙阿兒寨妻共銀四千兩于原

賞處候領今憨差我們來領賞物有黃台吉

等衆頭腦後邊來還有事稟等情該臣卽差
東協標下中軍官曹應登馳至鎮靜堡帖諭
正安堡遊擊王牧民夷使來款之宜稍加厚
他不必挑激他用兵只把朝廷大恩北關忠
順陷沒尚眷眷不忘命加優恤故波及于爾
使知感激如朶毛大黃台吉來講用兵事宜
說旣作一家便當與商斟酌出兵不宜草草
待我兵大舉相約東西夾攻方好成得大功
賞格自在目前只教他連合抄煖諸部切莫

聽奴誘騙爲奴所使更爲奴所害也只如此
說不必支離遣來中軍凡事與同心計議賞
銀四千兩已行文管糧馬同知卽差官領給
有何說話速速稟報去後今據援遼守備蔣
紹芳稟稱蒙遼東巡撫周委往鎮靜堡撫賞
同薊鎮東協差官曹守備分巡道委官張養
光張登第公同該堡劉都司與憨差夷貴英
恰等講說朝廷念金台什忠順有年今被奴
酋壞了遍查各部落並無台什後代止有憨

妻與雙阿兒寨妻係金台什孫女故特優恤
此銀與憨妻三千兩雙阿兒寨妻一千兩以
示朝廷優恤忠順至意並不與憨夷等相干
你若立照畫押後不爲例我方交銀與你拿
去各夷初欲長乞後與再三講折貴英恰等
遂立文書三紙內言後不爲例卑職始將前
銀交與貴英恰收訖又據東協標下中軍曹
應登稟稱本月二十二日到遼東鎮靜堡有
虎憨部下通夷貴英恰等正石堡外放馬登

與講折停妥將所議銀四千兩分給具有領
狀開稱四十八年四月二十二日領過裏邊
皇爺原爲優恤金台什二女一個係憨妻中根兒
哈與銀三千兩一個係雙阿兒寨妻速不他
哈與銀一千兩只爲金台什忠順

特恩優恤金台什遺下二女共銀四千兩今同衆
夷使貴英恰等領過後不爲例不長乞公同
援遼守備蔣紹芳分給各夷親說多蒙

皇爺天地洪恩我們感戴不盡比有在堡宰賽等

部夷在傍聞知都說金台什忠順裏邊

皇爺這樣厚賞我們各家都要忠順學好等語又

據劉世勛稟稱公同曹應登會通事張禮

宣諭這四千兩銀是我們

皇爺原爲金台什忠順因他無子孫止有二女皆

特恩賞他你們不可當常例你看奴酋背逆我們

召到無萬的兵馬奴酋眼前死無葬身你們

各夷眼看着樣子何不學做忠順好人各夷

寫立領狀註寫後不爲例執照將銀兌訖等

情又據遊擊王牧民呈據相同到臣夫四千
金之費非濃羶也虜且如期而來受餌而往
聖上優恤之仁深戢于虎首傳聞于諸夷豈不矍
然動念感中國之有恩耶何必與言助兵之
事第使不爲奴用我已操其用矣如牖毛大
遲日果來別有商略撫臣周永春深知夷虜
之情殊有駕馭之法斟酌運用必有嘉猷以
收全局此臣所謂借訪問之名以行羈縻之
術也得力革見在奴營聞奴賊以女妻之人

稱其虓勇不倫豈以妻而忘殺父之仇如破
奴之後歸順如初當另議處置至金白二酋
應立廟示勸臣已具在別疏

上聞又南北二關并稱忠順并爲陷歿如南關之
裔王世忠見在廣寧爲遊擊臣見之挺然少
年也容止大有華風肝膽盡饒英略宿抱黍
離之恨必堅傾葵之心應與陞授實職使風
示外夷以爲慕義之勸又欽奉
勅書以朝鮮效順欲加鼓舞第遣官

宣諭并撥兵防守揆屬國之情皆所不愿則惟有
厚賚以加之使自爲守備作我藩屏在我鎮
江等處如臣題議別爲防守之策庶朝鮮得
皇上勢相倚有所恃而無恐矣統惟
聖明省覽施行

○考選湖廣道試御史林一柱題爲時事日非民
生日蹙敬陳六逆五盡二反一順以祈

聖鑒事臣需次言官

俞旨無日不當言

聖躬需調充耳爲戒不可言而三月旅邸觸事興
懷覺有感慨而欲言者不能無說而處于此
敢于給假時謬言之

皇上試謬聽焉臣謂六逆者何也以倣臣工也臣
望門見今日一二臣工所以責備我

皇上者甚悉而未有責備之實故責難于君曰恭
曰敬臣姑轉其言曰逆知逆則知恭矣知敬
矣夫將請臨御也何以道去邀留便作杜門
之套昔疾今愈故示不病之呻也夫將請發

帑也何以自公退食殊有愧於素絲入闈排
闈未忘情于吝惜也夫將請用人也何以循
例補牘高下畢竟在心置膝墜淵升沉終須
應手也夫將請宵旰也何以朱扉夕掩綠蟻
浮沉于清宵高門旦開輿馬驅馳于白晝也
夫將請剖斷也何以東西南北隱隱據其中
央瞻顧徘徊着着歸于體面也夫將祈聽受
也何以是非同異未忘一室之爭面目肝腸
尚作兩邊之見也故以休沐請臨御逆也以

皇十

點染請發帑逆也以播弄請用人逆也以酣
逸請宵旰逆也以模稜祈剖斷逆也以褊執
祈聽受逆也此所謂六逆也幽無以盟天地
而泣鬼神顯無以信中涓而服巨室叩請雖
殷臣見臣下之不能得

皇上也臣謂五盡者何也以蘇民命也天下調兵
措餉固宜波及民間然漢武撻伐匈奴至空
虛海內自權鹽算商鬻爵外他無奇舉竊怪
今日用兵則以言利者太析也款目瑣屑未

易更僕聊試舉其一二如查稅契權當舖行
抽扣索捐助最甚者則在加派一加之不已
再加之再之不已三加之重徵之檄前方到
而後已隨道路洶洶將無偶沙中之語銅墨
之夫陽爲公而陰爲私追呼叠叠得無斃杖
下之魂且夫加派民也稅契亦民紙上阡陌
政田間隴畝等盡也稅契民也當舖亦民貧
艱舉火猶富苦割肥等盡也當舖民也抽扣
亦民在官祿薄則漁獵計工等盡也抽扣民

也捐助亦民有司筐篚皆間左篋筥等盡也
朝四暮三獨不念天地有數水輪陸運亦可
知神鬼無功此所謂五盡也有此五盡是生
二反曹致廉請括江南富民與權當舖也無
以異而括富民則以爲非權當舖則以爲是
一反也李一忠請調各府餘銀與索捐助也
無以異而調餘銀則以爲非索捐助則以爲
是二反也奸徒望風小人善意彼見在位之
多謀不覺熱中而欲炙尤而效之抑又甚耳

既知彼着非是便知我着是非而振之則在
皇上矣夫臣君之臣也民君之民也臣不敢多求
皇上候

玉體清豫之時求

皇上一臨朝是日也節逆耳之箴輟苦口之詞道
盛美以暢性情陳禮樂以悞觀聽一人愷懌
萬象昭蘇事自治民自安以清六逆以回五
盡以消二反當在可知不可知之中臣所謂
一順百順者此也嗚呼一順不可幾于上六

逆未遽更于下五盡銷閭閻之膏二反啓奸
民之志如此措餉真堪痛哭臣請竟言之夫
加派新額也諸項款目新例也舊者獨有成
式新者有何稽查多一番名色定多一番騷
動而多一件頭緒定多一件乾沒令民以爲
有官以爲無官以爲有部以爲無部以爲有
遼以爲無遼竟不知實入若干實出若干而
巧設多端誅求四出獻膚剝髓之謀半入烏
有無是之手黔首固易籠絡毛皮何堪同盡

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也臣以爲加派可免
則免加派不可免又不如併裁諸款而獨行
加派而稅契與當舖猶然田亦契契亦田田
已再加三加契復查冊對明久席遺業者有
冊無契則索契窮也未經過割者有契無冊
則對冊窮也使棍徒乘機而首匿契殷實之
家爲魚肉矣差役承票而查漏冊山澤之叟
無寧居矣至當舖籍官府而窩賊物盜賊不
充斥乎倍利息而厚償窮民不至枯乎故二

項之併裁尤急也抑臣又有說焉奴酋旦夕就殲加派應有期限假令懾于經略之望此不往而彼不來潛作老我之期明欲進而陰欲卻搗巢有待結局尚寬而年年此餉此兵事事待補待湊是自敗之術也臣竊謂經略索兵十八萬而半年內外天下何曾以十八萬應經略何待十八萬守遼陽度今日之勢與經略之才兵之不得取盈與不必取盈也亦可見乎前事矣何不將彭元錦等兵徑絕

其來蹙額不前如州縣未至等兵勿責其調
明白截住量兵就餉勿強餉就兵令我得持
久以待奴奴不得迭出而肆我不亦可乎是
在當事者酌而行之耳

○經略熊廷弼題爲遼左將帥同盟文武和附爲
滅賊一大機會獨惜兵寡糧匱各道缺人不
得隨心應手得當圖報以紓顧憂事職以短
闇之才荷艱重之任當殘破之餘晝夜拮据
獨賴督撫閱按諸臣同心匡扶部道鎮將諸

臣協力幹辦得藉手東支西吾徼殘鎮旬月
之安而苟幸無罪此非職之能而文武諸臣
和附之力也職趨公事實急而至其解煩苛
而就簡易則職又似緩職治貪懦實嚴而至
其忘過記功不留悃忿而没人善勞則職又
似寬職持大體實一無假借而至其晏處商
量之會去套數而存真率披肝膽而略形骸
使人人厭意而去則職又似有情禮雖將官
以下舊無待坐之例而職亦時時與共起居

飲食至親爲割鮮酌醴以相慰勞以此文武
將吏無不忘其急忘其嚴忘其顛倒嫚罵而
私相歎謂可與從遊共功名者莫職若也于
是總兵與總兵盟將官與將官盟皆宰牛歃
血誓同殺賊以無負朝廷無負微職爲約而
職亦私察其衆心和附可用也於是乃敢主
張守濬以爲南顧遼海北規開鐵東逼賊巢
漸進轉蹙之計不然而濬距賊巢僅百里耳
職亦安敢親統三萬不和之衆強置之虎狼

之側而自委其身于不測耶潘城大而低身
高不盈丈餘面窄僅五六尺其甃皆鱗蝕珊
塌可蹬而上其居民皆竄往他衛而城內僅
存三四百家皆開鐵流寓其本城遊擊併汎
懿蒲三備禦皆日集城內夜潛關外遇急則
各取趨避而去名雖未棄實已久棄職思開
鐵失而地仍吾土也今皆爲東西虜牧場而
我兵遂無敢北往者若賊再取所棄而夷毀
之南顧北規東逼之路從此遂絕故不得不

趨此人心和附而亟先據之以綴賊困賊而
使賊不敢他出一步壕墻逼城數尺許今填
壕平墻展開八丈作圍城一大營盤每丈五
地置戰車一輛中空衛以砲手十餘人餘寬
三四丈爲遊兵策應馬道盤外浚深壕二道
望刺壕外合抱大樹多枝枒者交互糾結三五層
爲鹿角狀職同道鎮時時操鋪執杵以示先
勞而官軍無不鼓舞趨事若忘其苦者此亦
人心和附之驗也倘趨此將帥同盟上下感

奮有兵以供職調遣有餉以供職食用有道
臣以供職任使俾得隨心應手乘機邁會以
惟職之所欲爲何遽憂逆賊不滅而
聖懷不釋哉無柰催兵而兵不得間有至者皆烏
合之衆徒取克數而不可戰也催餉而餉不
得本色見堆蓋套數萬石屢經牌催官催親
詣海州面催而趨運不前也折色部發愆期
朝短暮久而官軍盼望不得領也催道臣而
道臣不得廣寧金復兩道今尚未抵任也遼

陽開原兩道皆缺至四個月不補而贛畫自
正月回籍無一字相聞議改監軍道而亦未
改也每奉

明旨屢爲兵餉責成戶兵兩部及各省撫諸臣何
等嚴切而至其責成遼鎮每云着經略督撫
鎮道等官竭力防禦務保無虞乃兵餉之遲
悞如故各道之缺人如故職等卽欲竭力防
禦而憑誰防禦可保無虞是悞遼東事者在
缺餉在缺道臣而非地方官之過也卽微職

一段和輯文武之深衷將帥一段盟誓殺賊之壯氣亦空付之遼水東耳伏乞

嚴勅各部速處兵餉速補道臣以供職用而毋徒令職坐失機會也况潘不守則遼不重賊不困語云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業已統兵往守偏處虎穴而苟不得多兵爲之策應多餉爲之接濟道臣駐劄一員爲之殫壓又不如將各總兵將官人馬坐食遼陽聽遼東之日削日蹙自消自盡之爲緩而遲也如戶兵兩部

不爲職速兵處餉

皇上不爲職速補道臣更乞

明旨諭職撤回三帥人馬專守遼陽毋孤注于瀋

皇土以自速不測之禍職愚幸甚殘遼幸甚

○山西道御史馮嘉會題爲時變需人至急

聖意持之益緩伏乞亟斥游詞俯採忠言以去危

圖安事昔蘇軾對仁宗曰天下無事則公卿

之言輕于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于

太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緩急之

勢異也。今天下亂形已成，潰決指日而奴酋
時聞結連西虜，禍且叵測。海內徵兵加賦，財
盡民窮，所在思亂。中外臣工咸矢憂危苦詞，
望意進持顛過計，以爲目前救急之著，無過于下
○山枚卜點豕卿大僚用言官三事而

皇上不惟不信，且漠然置之。罔聞輔臣言之不聽，
門官銓臣言之不聽，各衙門言之不聽，豈誤認三
事爲若急若緩，舉大小臣工言真不足動

聖心之聽耶？抑紐于遼東警報，頻煩玩之爲不足

憂雖明知三事爲目前急務故緩視之而執
無變耶職請以可憂不可恃之實爲中外臣
民所通曉公慮者一一爲我

皇上直陳之其一遠憂遼左兵食不繼危在旦夕
自去年樞部徵兵戶部加餉軍需并苦難敷
戰守尚無成議倘如近報奴酋果與巴領打
漢等夷合兵分犯將遼廣不靖山海薊門以
次震搖都城不攻自亂矣是時不有仁賢憑
誰捍禦此其可憂者一又近之而憂宣雲三

衛導酋內犯職料奴酋卽乘勝東馳山海天
險卒難頓越惟是炒煖滿明一帶諸虜密邇
邊疆每每乘機虛喝要賞奴酋蓄謀最狡用
兵如神儻其通謀炒煖滿明捷取關山西北
不三日可由山後直抵都門是時卽欲用賢
畫策嗟亦何及此其可憂者二近而又憂內
地民情瓦解自派車牛令行三輔之民業已
不堪驛騷而地畝加派又至再至三尚不知
足于何日停在何年民情洶洶莫必其命兼

皇上以都門畿內白蓮龍天等教挾徒把棍結黨
聖心成羣人人幸災樂禍儻乘夷虜縱橫因勢而
起漢末赤眉黃巾之亂誰與消弭此其可憂
者三又近之而憂都城姦細防檢難周此中
皇上五方之人湊處奴酋必預置間諜以探我虛
實報我機密如去年蓋州套盤獲夷丁于纏
袋內搜出胡自首供係建酋遣來探信運到
米豆數目及運官姓名意在攘取益見酋謀
深慮遠內地所遣間諜實繁有徒儻伺夷虜

臨城必然乘機內應于時卽援兵四集而居
中無人運籌內外奚憑策應此其可憂者四
夫此四憂者遠之不踰時月近之只在眉睫
人人知之人人慮之豈以
皇上英明天縱反慮不及此哉或者近習昧于安
危大計圖獻諛容身不以爲奴賊遠難至邦
畿則以爲庚戌至城墉數日退去以言寬慰
聖心卽由此以稽留用舍如果有此說我
皇上試反詰之以若所言爾能保奴酋終鷲伏不

犯遼陽山海乎能使宣雲三衛不爲奴酋鄉
導不由山海直抵都下乎再保內地民情不
窮極生亂震驚畿輔乎再保奴酋姦細不乘
夷虜躍入內應乎切恐若輩必不敢謾應居
恒貢諛之情自彰而所謂四事之可憂者我
皇上尚肯漫然不以爲意耶既知憂其所可憂必
思用人以圖濟則夫大小臣工所言閣臣冢
卿大僚與夫俞用言官又何可緩也今宰臣
孤立于巖廊久乏協恭之誼大僚落落若晨

星尤切曠官之嗟言官收用于題差渺無同
升之路但得

皇心愉悅卽爲諸臣向用之機

聖筆一舉便是振鷺盈廷之日行見廟堂頓生精
采而中外可憂可圖諸狀自不患于經理無
人尚何慮夷虜奸宄之突發哉

○原任廣西把總李自用題爲敷陳末見以殄醜
虜以復封疆事奴酋包藏禍心蓋起于滅王
杲時不并戮之之故也所可恨者李永芳悖

叛約虜破城以快其欲佟李二姓兩家宗族
相親屯堡鎮城處處有之其他者怨堡官之
剝削貪奴酋之重利陰而逆款以致各城堡
之失易如反掌不知者坐罪于將帥推諉于
無軍而不知城之破非戰之罪兵之寡也緣
內應者出于不測以致城破人亡間有知者
心懷縮胸而不敢言况三路喪師之後人心
戰慄卒無堅志誠不知戰之日杜松受奸細
之誘劉綎遭回營之變然皆將帥不精微不

嘗戒故皆墮其術中兼且遼民多詐士風薄
惡樂爲異說以損人功好施詭計以遂所仇
上之人不覺而信之將士俛首喪氣是以上
下解體開鐵之失全由于士卒顛倒將佐眩
惑使其主客兵彼此和睦内外交儼未有如
今日也幸奴酋無遠略雖一時招亡納叛以
壯其威然地僻人衆糧食不給鹽菜艱辛勢
不得不搶奪以度朝夕况李永芳佟養性輩
愚而好利賤而寡謀不過飽慾爲上策若使

其與天下急衡當承平日久民不知兵遼東
將佐悉皆驕怠使其尅撫順而長驅孰能禦
之又幸奴酋殘忍酷虐破一城屠一城天必
厭之滅亡可待况夷性貪吝疑詐不敢遠離
巢穴其志願技量可知已兵馬雖有十萬多
半皆中華人爲之前驅示城堡之相識者以
候內變非其鋒不可當吾兵自弱之故也往
年東西虜乘虛犯搶動輒數萬各城堡破之
不過數千我之兵強于夷狄多矣今國家士

馬非宋之弱國家糧餉非漢之竭彈丸黑子
之奴酋何異于瘡瘍疥癬而顧敵之之難也
柰何將非其人兵以烏合焉能制勝于夷狄
乎當事之經略撫按嘔心吐血不得一妥然
經略撫按不過節制總大綱而已戰守攻圍
之法奇正分合之妙敵之虛實兵之強弱悉
由于將今之大將偏裨不若舉動之間自家
掣肘盡倚之經略撫按事可乘也卽行稟令
動輒十餘日而便宜失矣何以制勝臣以爲

將必得其人而寄之以權然後效有所歸也
臣今籌畫二十款爲

皇上陳之

一曰理門戶以固堂奧鎮靜威遠鎮北關之門
戶靜安松山廣順關之門戶慶雲古城新安
關之門戶而開鐵總其要開鐵破靖安松山
已不能爲奴酋之邊慶雲古城何以鎖鑰西
虜是開鐵宜急復以拒兩夷之訐今日城墉
空虛人民亡散似無足守然以兵馬萬人載

言通石畫 卷四十三 三十一
餉浮駐于兩城克復臨關諸堡俾聲勢聯絡
探候慎密外有必戰之勇內無家室之慮藏
無餘財野無自牧擄殘已過不復垂涎我于
是地得以勤教練謹覘候東警伺所向以攝
其後西警探所往以遏其鋒故開鐵不可不
早恢復三關不可不早葺理也會安東州撫
順關之門戶撫順城正當建夷貢市之路不
期叛臣獻降以致丘墟奴酋不據地而守當
時急于便地建立營寨置重兵以屯守且修

且戰復此一路要害叛夷亦不敢猖狂至于
斯也柰何計不出此以致清河復遭屠洗令
奴酋任意擄掠無所顧忌爲今之計選將練
兵秣馬蓐食于此三四處屯守內以固瀋遼
外以守門戶北復開鐵南顧寬靉瀋陽增兵
居中策應沿邊緊要別立營寨以爲特角之
威嚴防範慎烽火于以奪虜氣也何有此所
謂門戶修而堂奧固也若守遼陽則瀋陽緊
關之地以遮其前奉集堡威遠堡障其東北

虎皮驛居中策應由金復蓋間道而入則海
州當其冲而鞍山驛爲要地則沙河堡不可
不重也以西虜言之則靖遠堡長勝堡遮其
西北而長寧堡雙廟兒一槩要緊地數處按
伏得宜則遼可保無虞冰凍之日三岔河東
西兩堡宜增兵固守以防西虜侵犯此保遼
陽之大略耳

一曰收民兵以佐軍威人疇不愛親恤家上之
人能鼓舞之以從事較之烏合之衆不經訓

練者孰優也况遼民日與達虜稔熟慣于弓
馬氣習好鬪用之猶可以奏凱說者謂三路
喪敗數城被殘後精銳殺戮幾盡不知尚有
逃散于各城堡隱跡不見間有更名投充家
丁者若招之回尤可得數萬料遼之民居于
鄉村城堡者不下數百萬長于弓馬者少壯
膂力過人足以格鬪者亦不止一二十萬以
文墨招募之鮮有應者有應召者皆市井無
籍之徒希一時安家月糧爲資賭口食之需

臨敵先奔胡能禁戢時或流言搖盪軍心奸
酋亦乘機應募爲尅城內應之助所以諸城
寅至卯破乃招軍而來禍也欲集民兵先揭
示鄉村城堡告以害患之必至與其束手待
斃孰若死中求生以保家室以衛地方在衆
姓亦思利害切身急于本鄉村屯堡自擇一
素爲人所敬服者爲之長選各家之少壯子
弟長于弓馬者爲一等膂力過人善于冲擊
者爲一等善識夷語巧于進退者爲一等務

必每戶三抽一五抽二公道選擇不生嫉怨
其爲長者率此三等之民歸之行伍以聽指
揮隨管教以坐作進退之法不尚一月可稱
精兵有功者一體陞賞率兵之長若有數及
千名者職以千總數及三百名者授以百總
總旗旗牌之屬賞罰無偏錢糧不二民自憤
激若差官僉點賣富役貧種種奸生民亦不
願聽募矣必如法僉點奸細可却責成可稽
人難規避舍民兵不集而必于調四方之兵

善選石畫 卷四十三 四十一
非惟救近火難于待遠水烏合之衆不足以
當梟鴛之虜且所至之兵非慣于行陣者見
虜先北鮮不敗事所統之官非士卒所相識
焉能奏功臣故以爲足糧糗厚賞賜選遼之
子弟充實營伍教練客兵以爲防守激勵其
氣虜不難于破耶

一曰慎烽埃以固邊圉東西邊境崎嶇長二千
餘里惜乎無牆可依各堡所管墩臺雖有多
寡遠近之殊使各堡官能計里巡察早夜提

備賊由何道而入歟卒有侵犯畫則旗砲夜
則火砲頃刻千里何援不至遼之臺軍偷惰
燕安賊之來去漠然不知時或知之亦俟其
去而後舉烟放砲從容馳報移已作酉擄去
云少以欺上官積習成套無所查覈以致憤
事軍則安而將招尤姑以東虜之邊計之自
鎮北堡以至奴寨通計邊長八百六十五里
墩臺二百七十七座爲堡二十五所惟孤山
新堡酒馬吉堡與鬻陽各六十里邊長墩少

空地頗多其餘者夜不收晝夜巡防烽火不
失兵集咫尺奴酋豈敢輕犯由軍不盡役官
不稱職是以叛酋公然出入如履無人之境
爲今革故鼎新沙懦汰疲察違玩失事立斬
不赦庶幾可耳

一曰啓地利以修防禦城堡墩臺俱有險夷將
士寧不知之緣弛縱成風漫不加意來不禦
去不追以致頽靡莫振豈地里有不利而救
援不及歟如靖安撫安柴河三岔兒等堡山

勢峻險道路窄狹多謂地險不通火舉防守
稍疎賊得踰險而入開鐵卒遭其毒如松山
境外缸窰石門東夷入犯多由此奔李毛頭
東安堡等處撫按境外蟒山離邊七十里建
酋住種之處其所居則甯公塔也向西北行
至顧官兒山嘴則犯三岔兒堡東南行至土
木河則犯撫順由鬆髻山奔古路中墩板山
小墩則犯本堡矣在撫順境外官兒山與土
木河相去不遠西北行從韭菜園鬆髻山犯

會安地方則鄧良堡可以伏兵如犯本堡則
由新添小墩雙古路墩而入迤西則可深至
陳玉堡萬瑞屯等處而塔灣屯可以堵截東
州堡外謙河離邊五十里瞭角山離邊二十
里建夷諸夷每此糾合過河往北至撫順所
地方往南犯馬根單地方犯本堡由塔山小
墩而入迤西深入則可至徐勝堡金安屯等
處馬根單外有八家兒離邊三十里諸夷往
南至紅崖則犯散羊峪再往南會合諸夷則

犯清河如犯本堡從石門子奔清寧小墩靖
安堡而入如深入則至挑槍谷爛木冲等處
散羊峪境外峪石頭至松樹頭而入若從牛
心山向化嶺鎮夷墩等處則犯清河往北則
犯馬根單犯本堡由挑槍谷大梨樹奔靜寧
墩而入則板長谷可以伏兵清河堡境外松
樹口離邊七十里往北由散羊峪紅崖子則
犯馬根單往南由王八崗則犯一堵墻如犯
本堡從牛心山向化嶺來迤西深入劉杲等

屯迤南深入高千戶莊播利谷等處一堵墻
外王八崗代子河大夾河等處離邊遠近不
同往北至松樹口則犯清河地方往南至先
山則犯鱣場堡地方犯本堡從梁子嶺奔代
子河夾河山墩虎牢墩而進迤西深入許家
背大谷口張能谷能地鱣場堡境外光頭刺
子離子離邊二十里打速谷離邊三十里撇
梁一百餘里夷往南孤山牡丹寨至涓兒渚
則犯靉陽地方往北至王八崗則犯一堵墻

如犯本堡由打速谷瓦子谷奔官家峪等處
入松山新堡境外張其谷刺田子賊往從光
頭刺子則犯鱗場堡地方往南至涓兒渟則
犯靉陽地方犯本堡從大金口奔矮嶺埋達
谷而入若掠灰窖谷則大帳裡可以伏兵洒
馬吉堡境外大金口離邊七十里乃賊入犯
會兵之處往北至偏牆則犯狐山地方往南
則犯靉陽地方犯本堡從大柞子河奔乃木
定等處而入若犯尖順兒等屯則石頭屯可

以堵截黟陽境外清水谷北山等處離邊八
十里向西北行至牡丹寨則犯鱗場堡西向
南行至十岔口則犯新安而馬尾窩坡可以
伏兵新奠境外涓兒渟北山等處離邊二十
里往北山等處則犯康家哨地方二道河可
以伏兵往渦兒渟則犯松子溝奔松山嶺墩
石河墩瓦子廟等處而矮子嶺可以堵截寬
奠境外松子嶺乾灘子等處離邊三十里若
從乾灘兒迤西進則犯檀木冲深至大奠永

奠等處大奠境外檀木冲離邊四十里永奠
境外青岩子文大人營等處離邊五十里長
奠境外短錯江離邊二十里與永奠青巖子
相連江臺堡境外十岔口原爲極衝總路今
兵大逞必由此處因有寬長永奠等堡聯絡
備禦故覺少緩然亦緊要地豈可因緩而弛
防使各將佐熟于此擇利堵截一見煙火預
伏要地以擊之一創之後奚敢深入以上地
境彼可以來此可以往若欲勦之乘便而入

復得鄉導開示迂直之境何奴酋不滅也

一曰防奸細以遏敵情奴酋逆叛首殘撫順除
佟李之外皆無噍類次克清河咸被虔劉撫
安諸堡剪艾待盡開鐵之慘又有甚焉遼東
二十五衛士民之親戚故舊解不折居于所
殘之城堡受其荼毒宜乎裂背碎齒食其肉
寢其皮以雪不共戴天之仇顧乃樂爲虜用
藏賊于家以爲內應輸情于虜以邀重利或
張賊威恐嚇吾民或訛言誹謗將佐或稱回

鄉借親作奸或使遁逃毋冒鋒鏑或告搶期
班地難守種種奸弊不能枚舉此皆佟李二
姓扇禍以致人情畏悚怯敵之心生戰守之
膽落所以諸城應手而克者坐此弊也宜行
保甲法則奸宄無所容至于寺院最難考究
削髮與虜等且僧道貪利忘義喜于作奸人
敬神佛忘其爲奸所以細作得藉憑而誘我
之虛實但禁遊食者不許入境住持者不許
逃遊犯者重以刑且佟李二賊事覺之日卽

請

命族誅之亦無地方覆殘關防若此之疎也仍不
錮之于獄令其親戚枝延蔓引轉相爲奸諸
城堡破不頃刻奸細在內應之其爲奸賊藏
虜非佟氏乎使誅戮旣盡虜則絕望人知悚
惕遠近城堡庶可策勵而守也又聞虜之所
缺者鹽醬必仰給中國貿易禁之不通三月
之內虜必自亂遼民貪其重利日與金復蓋
州車數百輛羸數百匹晝夜運鹽聲言各堡

興販其實假道出牆而鹽行經紀則奴酋家
之佟伍也久投官府門牆以遮其奸至今竟
無覺者非惟假此以通我之情挾帶猾虜潛
藏四境以爲彼之應三岔河嚴守往來而不
知柳河周劉諸姓夜渡逃軍及其奸細不爲
禁止其禍可虞破其營爲此不得輸我之情
彼不得邀我之有奸細之民入無寄身出有
盤詰自是兩絕而邊境可得而寧矣

一曰重將權以帥偏裨夫將者國之輔軍之幹

也宜重權毋掣其肘大將亦得展其所長蓋
權在將則士卒不敢違悞偏裨不敢玩忽調
遣不致遲延將無權則士不任將無成則士
不敬無權無威何以統衆而馭下又聞遼之
偏裨事之緩急小大不稟主將竟爾越呈卽
州縣之不由府道之意天下府縣不敢越稟
軍中偏裨進退生死悉係于將公然藐之而
不顧何事于將此九邊所希聞者而遼則有
之然則將權可不重歟

一曰申號令以肅戰守號令明則人心恐懼人
知恐懼則戰守攻圍惟命令之是聽奮勇直
前之氣不待賈之自倍矣今之士馬孰不曰
教場日逐操演其實應故事以塞一日之責
見敵則戰慄而欲奔其弊在將佐不知操縱
闔闢所以士卒離亂而莫整必得一練達之
將統帥三軍教以進退坐作之法闔戰攻擊
之旨金鼓旌旗之節奇正分合之妙一操一
縱三令五申務使閑熟失伍者罪後期者誅

左右應麾前後齊止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
得獨退法紀清明號令整肅三軍畏主而不
畏敵庶幾可用不然雖多亦奚以爲

一曰信賞罰以明法紀賞以存勸罰以示懲賞
不避親罰不避仇所以明至公也邇來主兵
多事姑息不偏于賞則偏于罰何以服人心
惟開誠心布公道賞一人而千萬人悅則賞
之罰一人而千萬人懼則罰之刑上究賞下
及孫武斬二姬而軍法立穰苴斬莊賈而威

令行韓信戮英蓋而三軍肅楊素殺血盈前
而衆不叛蓋恩威並著以致然也帥三軍在
于慎賞罰矣

一曰操權術以勵士氣古人所以使功使過使
貪使愚棄所短用所長動而勝人成功出于
衆者操此術也今之在下位者或扼于時阻
于勢隔于科目拘于資格皓首林泉若能破
格招致推誠委用頗牧在肘腋矣臣故以爲
勵士之法領三級之功賞十三等之取材誘

掖而獎勸之比試賞功能者位庭中予賜厚
其次位上階賞賚平而其劣者位下階薄以
示罰如是則人心奮而氣倍而功建此古人
論功行賞之法取士之等有精于騎射者有
長于神器者有踰高絕險輕足善走者有膂
力過人善于搏擊者有超絕江河溺水分波
者有世臣失位而欲復見功業者有有功見
訕而欲申忿者有過失之人欲逃其恥者有
戰敗之士欲立功以逃其死者有雞鳴狗盜

之雄行間奪塞者有高談濶論強辯飭非堪
充使命者有胥隸賤役欲建功以揚名者有
死事之家而欲復仇報怨者十三等之中加
以激勵之方人人賈勇所向無敵矣

一曰行間諜以携黨與孫子曰用莫大于間事
莫密于間故間有五等三軍所恃而動今日
奴酋反知用諜不靳金寶凡我之情形緩急
兵之衆寡將之優劣勢之強弱靡不周知而
虜之動靜毫無所聞豈華人不如夷耶由我

祖宗法制縝密上下牽制舉動之間非命不敢行
一經稟覆往返須十餘日非特妨事因此泄
事事泄則資敵而禍奇所以用兵貴詭用謀
貴密用將貴一則行無妨碍行間不計所費
漢高得倚于陳平惟間之神可以裂其腹心
惟間之妙可以殲厥渠魁考之諸夷諸夷誠
足以間者自靖安以至寬奠夷種不爲不多
雖爲逆酋用非心服也况奴酋忌刻少恩多
疑同胞二弟且殺之况他族乎奴酋結怨諸

夷蓋亦有年今日從事非利誘則威脅到頭
終非好相識若馳一忠貞舌辯之士曉以禍
福啗以金帛許裂其地而畀之夷性貪而畏
威離而難合使之黨與一携鮮不如決隄之
韓魏也今之將帥宜從權假之便宜不計出
入不摯手足胡敵情之不得耶
一曰擇車馬以壯戎事法曰明知險易則地輕
馬芻秣以時則馬輕車高矚有餘則車輕人
鋒銳甲堅則人輕戰然則車馬可不重歟馬

之于軍如性命之相聯遼民好馳驟故多蓄
馬騎射外來之馬恐不服水草遼東寒甚他
方馬不經慣最難調理若搜索本地之馬尤
可充營伍良肥精騎多藏大姓佃戶家厚價
貨之強于外馬多矣大車環壘從來尚矣其
法以一人輓二人運用神器二人挾轅而戰
以防偏突其制有三等一爲鹿角車以鐵爲
之施于車前端隨車廣狹屈曲出于車前牌
之外以攬刀箭轅傍設戟以刺馬胞車中容

大砲一或風雷砲一快鎗六鳥銃三每車載
器行以一百二三十斤爲準重則難馳驅若速
征可便帶五人五日之糧進則禦敵居則爲
營退則殿後車上之砲三次更發其所立相
去八戶以便跳盪車之後立二馬爲遮前逐
北之用其二迤形車其制如虎豹獅象之蹲
踞足上安輪旁置攔楯以架刀鎗獸坐下一
砲口中消息吐火以帘幃之臨陣去帘馬見
虎兇而必奔口吐烟火人亦畏之虜奔則馬

出前邀擊逐北或刻獰獸形狀施于車上變
動貴乎其人耳其三鎗車其制如門刀鎗長
短錯雜其上更于四出箭梁之空間以神器
可以爲桓可以塞門可以待兩車之更番運
動進退教之慣熟則一車可當五馬二馬足
護一車路狹則以生牛皮爲屋施于車上且
戰且行以避矢石卽馬隆之偏箱而制少易
耳善于馳驟則一馬可當七人山徭險隘則
一人可當二馬遼地峻嶺少平原多車騎爲

良而步攻之可戰可守惟將之操縱何如耳
一曰精器械以便擊刺中國之于夷狄所仗者
神機火鎗而騎射刀劍則與虜共之敢犯爭
先不如虜也弩之制孔明舊法爲良而大黃
中黃蟬翼斗弩守路之線弩守城之石弩均
昔之利今未見其用也弩砲之用使一發而
不繼虜騎突入何以解救更迭之法俾弩砲
源源不絕兼之鈎鎌遮牌狼筈攔扒足以破
步兵斷馬足虜騎奚得而逞奴酋之衆以重

盛重甲當先馳驅利刀不能入弓矢不能透
長鎗巨斧鐵心棍連夾棍鞭簡飛槌足以揮
之下馬而弩矢又可以透重甲鏃傳毒藥沾
肉卽死夷人所稱漢家之神箭也金人用拐
子馬號曰鐵浮屠宋將敗之殆盡破敵之法
在將徒以力角力雖盡天下之民不過膏鋒
刃而已故將在謀不在勇兵在精不在多甲
冑堅緻器械鋒芒真爲破寇之奇制也
一曰明戰陣以衛進止戰陳之法知者以爲隨

地皆可不知者以爲虜騎奔突如風雨雷電
勝負存亡呼吸立決何陳之有古語有制之
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
不可勝也以有能之將而馭有制之兵何往
不勝且陣法有奇有正有虛有實有分有合
千變萬化莫可名狀批亢擣虛隨機運措取
威制勝豈可舍諸教陣之法開旗則趨聞鼓
則進聽砲響而奮擊聞角聲而變動視號帶
而向往視招颺而追擊聆金聲而退却或八

或六或方圓曲直尖斜盤旋或闢或闔隨時
制化五人爲伍二十五人爲一隊二百五十
人爲一大隊三千人爲一陣一陣之中衛護
援救如左右手士卒必如此然後可用法曰
行陣堅固士卒無驚非歟

一曰識天文以決勝負兵凶戰危衆之死生國
之存亡關係匪輕兵戈方興罔不呈象或風
順逆以示吉凶或星移易以昭福禍或日月
晦蝕雲氣垂異天未常輕易致人于死仁君

賢將知天象告戒慮定而後動計周而後戰
足以移回天心古人有移民移相移歲不可
之荅熒惑退三舍今國家數年以來災異變
象屢出屢怪昭之于天者數十徵之于草木
禽獸者又不知其幾也莫非兆于兵象軍中
趨吉避凶得不仰觀于天而知敵人之盛衰
臣不才雖推究未精見于端象者粗知一二
天下優于臣者衆伏乞

勅下兵部募至軍中則利害禍福可預知之非無

陳平益者也

一曰司術數以稽禍福子房曰禽星知天奇門
知地六壬知人三者備用以戰則勝以守則
固以攻則取至于呼風喚雨飛沙走石呪水
勅符雖小道亦有可用者焉若擇禽星之高
強以進戰選奇門之吉和以行兵登六壬之
休徵而知敵審詳于三者之用何敵之敢乘
臣不才于禽星奇門積學有年屢試屢効但
臣命蹇輒爲人忌流落至于此也天下奇技

異術不可勝紀採而用之真有裨于征師也
太公亦曰術士三人主譎詐行謀依托鬼神
以惑軍心前法將佐何常不假此以建茂績
一曰修邊墻以限華夷遼東一線之地三面隣
虜一面隣海無墻可依無險可恃防守最難
良由三衛棄去至于今日處處虜經墩臺雖
密奚補于事殊不知建墻故有所費然一勞
而未逸其利溥矣昔薊州建墻總理戚繼光
矢心區畫不二年而成所費二百餘萬至今

賴之所省豈數千萬也今日先守後戰無出
謹墻垣沿邊挑濠如立營法各堡官軍軍自
量其地多者二三十里少者十五六里不三
月而工就且大軍臨屯民夫助力何工之不
可成經畧熊廷弼昔年巡按遼東于兩虜邊
界挑濠三道虜騎不得逞使當時借寇三年
則必有大設施焉日來傾圮其險復失東虜
邊境放此漸浚猶可以遏萬一事雖迂濶其
實厚于軍民若調度有法修築不爲難也

一曰省徵輸以寬民力數十年來筭及舟車民
力竭矣今

皇上以東虜之叛司農告匱鹽課不足馬價亦罄
撥括殆盡金花致罰內帑吝賜何以給遼費
耶乃加派于民民豈堪命且天下處處告災
徵派不已切懼民心一搖莫可救遏當道諸
臣頽秃舌敝諸餉無措遼之士馬何以資生
而抗敵乎臣計以爲天下固有之錢糧暫借
一年以紓目前之急少緩內帑之頒會計天

下戶口其爲丁者除優免外大約二千萬二百一十二萬五千六百有奇每丁該銀七分二厘着布政司每丁那移三分存留四分二厘該解三百零九萬三千六百七十餘兩通計天下秋糧大約二千三百五十四萬二千五百有零除去免者

祖制每石除四差外存留七分以防時變今借一年該銀一百六十二萬六千八百七十五兩一有零共計四百七十二萬零五百四十五兩

卽此足以寬遼請之亟何必加派重困其民
民力寬一分受一分之利民有餘卽國餘也
則糧亦無可匱矣

一曰廣屯田以足軍餉叛酋殘毒清撫開鐵一
帶地蕪民逃兵食不足糧運艱難戰守何倚
總兵官屯大兵于其境督率軍民且耕且戰
來則禦之去則不追俟我食足兵強然後議
伐此趙充國困先陵之計也一以省轉輸之
勞一以足軍國之用一以教戰陣之法禦叛

酉之憑陵資士民之防守復百姓之土田一舉而三利備焉故屯田不可廢也

一曰調援兵以給時需遼陽危急調各邊兵而不知各邊俱有封疆之責誰肯剜心肉以補人而自受危困耶所以愈調愈玩其遣來者不過市井之徒冒名頂替殘弱不堪以應故事至遼有軍之名無軍之實臣計天下各省直所建衛所除北直隸山陝遼東尚有衛一百七十六所一百九十四

祖宗舊制每衛該兵五千六百名所兵一千一百

一十六名其中寧無一半精健者乎不若干

此衛簡選一半可得兵六十萬有零若三之

一亦可得四十萬零仍令各衛所指揮千百

戶中選一才勇堪任督率前來官軍兩得其

用非惟本官軍相親日久相信日深亦且歲

歲道院校閱粗知進退分合之法以此輩再

加馴習較之召募者遠矣外而雲貴川廣除

羈縻府州外如宣慰宣撫招討長官等司共

二百一十九處諒其衆寡可徵兵二三十萬
由是觀之天下未常無兵要知緩急自然可
集雖然兵在精而不在多時勢有不同豈可
膠柱鼓瑟昔秦王剪下楚非六十萬不可王
剪善用兵者也必于六十萬而後行計非此
不足以制敵今奴酋之叛遼陽以東盡虛其
地必調發二三十萬鎮伏所殘諸城以爲犄
角添補附近屯堡以爲應援如是聯絡進可
師宗以戰退可以守因時制宜相機而動叛酋之

滅尅期可待至于滅醜虜以申國威非筆舌
所可盡亦非筆舌所可露其可料者奴酋肆
無忌憚所謂驕兵驕兵者敗屠戮大慘人心
怨忿怨忿者滅卽此則知敗亡不遠惟選將
練兵以圖之何異摧枯拉朽耳嗟嗟奴酋之
地不過一大縣人衆糧寡善以持之內變可
期以臣視之彈指可滅矧一隅之寇不能勦
除倘有中起兼有他變如唐宋何以收拾臣
雖草茅下賤而一腔熱血望君門而欲灑所

願朝廷無東顧之憂國家有奠安之慶其本
心也如果臣言可採伏乞

勅下該部酌議施行

○直隸巡按董元儒題爲援兵逃伍幾空庸弁溺
職已甚乞亟

勅究處以肅軍紀以銷釁端事准鎮守昌平總兵
官王國棟手本內稱有援遼延綏將官袁大
有領兵一千名前至昌平關支行糧料草至
十七日三更時分各兵約有七八百名脫逃

向南去訖等情職驚疑未卜其故方在行查
間復據延綏援遼遊擊袁大有揭報爲募兵
糾衆鼓譟脫逃事卑職帶領中軍千把總等
督率募兵一千名馳赴援遼前至昌平關支
行糧料草管隊王道川等稟稱本營募兵偶
從山海路過不知名行人三名各兵向問遼
東夷虜情由行人人口稱調去西邊援遼軍兵
將眉毛剃去面刺二字追奪盔甲馬匹發付
做工各兵聽知慌惑欲行逃竄卑職一聞不

勝驚駭卽面諭各兵俱係奉文遠鄉調來與
朝廷出力報國豈肯致于此地再三諄諭各
兵稍安不意至三更時分忽有七百餘兵各
持刀箭泡湧徑向蘆溝橋一股逃走卑職卽
同中千等官星馳赶上悉力招撫隨至良鄉
一帶堅意不回南向去訖但事關謠言惑衆
以致兵變請乞行文嚴拏訕傳之人以正國
法今查見在昌平募兵三百餘名等情到職
該職看得自遼師屢挫以後風鶴遺悲壯夫

短氣各援兵之憚于赴敵果于偷生有自來
矣所恃煌煌軍令懸示于前廉勇將領鼓舞
于後庶幾群情衆志有所顧忌約戢猶未敢
恣行其意以顯撓明法者詎謂援將袁大有
僅領西兵千人而逃者竟以七八百計甚至
持械直突公然掉臂追之不返招之不顧名
雖脫逃情同叛亂蓄謀有漸殆非一朝一夕
之故此豈白來三五潛蹤背地匿跡者所可
同口道乎將以爲仗策從戎初非其願耶昔

之慕義來趨果誰強之使然不然而以爲薄
其私耶安家銀兩業已照例領給又不然而
以爲窘其行耶行糧草料亦爲到處關支且
此七八百人皆麾下隸有名藉遼左盼爲應
援者聞風旣先奔竄臨敵安望賈勇有兵如
此將焉用之抑此七八百人之安家行糧皆
小民悉索稅畝以供者逃伍則歸烏有追還
更費推敲無兵糜餉又誰任之矧各兵在逃
勢無所之非東走海南走汴萬一饑民響應

所至揭竿近如山陝流賊擾害方域又孰階
之厲乎遼事一日未寧調募尚無了期自此
風聲遠播效尤群起後來各處兵將當無有
向山海窺左足者又誰爲作俑乎種種情形
大駭聽聞非惟不能爲邈兵解尤不能爲袁
大有解而大有揭稱畧不任過第詭其亂辭
曰事關謠言惑衆以致兵變夫虎兕出押責
在典守假令大有恩威素著紀律嚴明寧決
裂至此乃兵邈不問至欲嚴治訕傳之人抑

何其誕而無忌也更又張其說曰今查見在
昌平募兵三百餘名夫叢爾昌鎮地非產兵
前兵部發銀召募不能取盈數百尚議分任
于各鎮茲安得一旦有三百餘人應募卽有
之亦不過流猾亡命無名無籍異詎賺安家
習爲宵遁者大有此語不特巧爲文過抑亦
敢于欺罔矣遼陽望兵如彼其急各邊鎮募
兵如此其難全伍脫逃可置勿問并置領兵
之將官超然免于評論恐嗣是調募不行遼

益孤危國家事正未知所底止如今日袁大有必難逭于溺職之誅者也伏乞

勅下兵部速行查議前項逃兵作何處置缺伍作何募補并將遊擊袁大有重加究處庶軍紀振人心惕危遼有恃而釁端可杜

籌遼碩畫卷之四十三